

總集

部

以人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今名臣奏疏彙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徐學聚曰按此書無序亦無監纂編纂等官職名是時西揚在南京佐太子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長洲吳寬爲侍郎黃公傳畧云公諱孔昭字世顯姓黃氏唐末有諱緒者爲昭武鎮都監避亂自閩中徙家台之黃巖後其地割爲太平故今爲太平人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屯田主事同官有貪汚廢事者與公不合以計擠之無所得而公之名因起其人既被黜公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適議慈懿太后山陵公憤其事曰治葬吾職也亟草奏疏將上而朝廷竟從衆議乃已尋擢都水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公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文選命下皆以爲宜後擢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

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旣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凡在文選者十五年。擢通政司右通政。專清武職貼黃。又三年。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役不息。屢假私錢以給材用。歲久多所逋負。公至。以提舉等司隙地。皆爲豪強侵占。奏復之以收其利。公署毀於火。且重建一新。方漸革諸弊。一如屯田時。而公俄以疾卒矣。享年六十四。公清介有守。自舉進

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然終不言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至待宗族。獨不計惜。嘗以舊居悉讓其弟。以女弟貧乏。斥俸令養之。凡親友患難疾病。必扶植乃已。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旣沒。念其子孱弱。爲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詔得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爲得人。平生好學。

不倦。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并赤城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

續文章正宗四十卷

明浦江鄭柏選輯。新安程敏政題後曰：浦陽鄭柏續文章正宗四十卷，其去取精審，雖不逮前人，亦不甚猥褻。自勝國以迨洪武初，凡名家世臣，其文之可見者，蓋不能無賴乎此也。其後義烏王徐盱、江張光啓校而刻之，因各入其私集，遂為此帙之累。觀者病之。暇日輒命侍史，伐去二氏所增詩凡二十三首，文凡八篇，其中若王國博、紳、王贊、善、汝、玉、王學士、英、鄒庶子、緝、陳侍郎、璉，固皆一時文章巨家，但不宜先置於此，當與方正學、楊文貞、諸公別爲續集以附。庶乎得之。永樂二勅，源無代言者名氏，今亦不敢登載云。

聖朝文纂

明志國朝文纂四十卷

明義烏王徐叔豐輯。昭代遺聞曰：王徐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徐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卹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幸逮係文皇，念祖禕死國之忠，特從宥死。且方向用也。而徐力以疾辭。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以傳。世咸義之。徐性至孝，初紳痛父，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徐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於口。學問該博，士之從游者日衆。郡邑文重之。所著有青巖藁。聖朝文纂。金華賢達。

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宋太史校選文章正原十五卷

明史載趙友同古由文正原十五卷

明太史金華宋濂景濂校選三家文章孟子二卷三十

章韓子六卷五十五首歐陽子七卷五十四首共十五

卷一百三十九篇文淵閣修書副總裁太醫院門人趙

友同輯錄浦陽後學浚儀趙同魯集標註

宋先生文原小序曰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

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

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趙友

同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

文原二篇以貽之

二篇見本集

文原後跋曰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惟智

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余之所見。則有異于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余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聲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糅龐雜。畧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余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

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余復想今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搯觚遺辭。毅然以文章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選孟韓歐之文。爲一編。命二三子所學。日進于道。聊相與一言之。

○
文章辨體五十卷外集五卷

明常熟吳訥敏德選輯雲間陸深子淵曰吳文恪公所著文章辨體一書號為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序謂聯句始著於陶靖節而盛於東野退之則失考矣若論聯句寔始於賡歌而柏梁之作其體著矣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二卷

松志翰作
苑二作三

明上海李伯璵君美撰陳繼儒松江府志曰宣德丙午鄉薦歷桐廬山陰訓導秀水安福教諭桐廬累舉缺人伯璵至識姚文敏公夔于少年曰一夔足矣授以春秋未幾夔擢第山陰學或傳不利科目請徙之伯璵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卒不徙後仕者相繼陞淮府長史從王入覲左右請他求伯璵不可曰君臣之間有賜無求求則瀆瀆則不敬府使人入貢道與一縣令構爭詔下令於獄而釋使者不問伯璵請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于市伯璵請論如律王有疾左右請施僧祈福伯璵謂不若貸丁役錢以甦衛士從之卒年六十

八子澄清。登進士。

皇明文衡九十八卷

明翰林侍講學士新安程敏政克勤編輯檄詔制誥冊
文遣祭文一卷賦一卷騷一卷樂府琴操一卷表箋一
卷奏議三卷議論三卷說一卷解釋辨三卷原一卷箴銘
二卷頌二卷贊一卷七一卷策問一卷問對一卷書四
卷記九卷序七卷題跋五卷雜著七卷傳四卷行狀一
卷碑五卷神道碑十二卷墓碑三卷墓志八卷墓表四
卷哀誄二卷祭文一卷字說一卷共九十八卷內有缺
者數篇

篁墩自叙曰文之來尚矣而後世詞華之習蠹之故近
有為道學之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

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楮絕筆為道，豈非惡稗而并剪其禾，惡莠而并掘其苗者哉？漢唐宋之文，皆有編纂，精粗相雜。我朝汎掃積弊，文軌大同。作者繼繼有人，而散出不紀，無以成一代之言。走因取諸大家之梓行者，仍加博采，得若干卷。其間妄有所擇，悉以先說為準，以類相次，郁乎粲然，可以備史氏之收錄，清廟之詠歌。著述者之考証，繕寫成帙，以後人或曰：朱子嘗譏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予之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為蘓氏之文駁故耳。至于楚詞、韓

文。注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為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走豈敢以為是乎。

嘗語予曰：近人選明文者，數家必以篁墩文衡為正。

廣文選八十二卷

史從明

明大庾劉節梅國選

呂涇野曰梁蕭統編文選自秦漢

迄齊梁時且千年第博雅君子泛覽別集見有遺詩脫
文則又每病乎統焉少司寇劉梅國旁搜羣書幾二十
年類摘門補世採人增凡統之缺漏十九攢完長垣侯
君守揚州命學生葛澗校正入梓書凡二十餘篇為卷
者八十其門分類釋皆准昭明之舊

留青日札曰廣文選誤如張協結宇窮岡曲文選已收
入雜詩而此云招隱魏文帝置酒坐飛閣文選本江淹
雜體而此直云文帝遊宴如古詞驅車上東門冉冉孤
生竹昭昭素明月之類率皆重出不可枚舉甚至阮嗣

宗碑本稽叔良撰而作叔夜中山王撰文本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云木賦南宋王微撰詠賦乃以宋王微作宋王而題作微詠賦真小兒之作也不直一笑胡侍真珠船曰大庾劉節搜括史傳及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書所載集為八十二卷可為甚富但真贋雜陳工拙並列雋永之製間或棄之至若汲冢周書左傳國語鬻管莊列亢倉淮南潛夫中論之屬蓋皆昭明所謂以立意為宗方之篇翰而不同者似不宜選入晉江陳侍御蕙頗為增損然亦未為允當也

節自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

也蕭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十有四為詩詩之目二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為冊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彈事為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贊為符命為史論為史述贊為論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志為行狀為弔文為祭文為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詩六義備矣逸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謠雜歌之遺也廣

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璽書賜書勅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有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序之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畧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辯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畧矣。奏記設論箴贊畧甚。

皇明文範六十八卷

明鄞縣張時徹

選輯序曰余既輯皇明文苑成間

以視客客曰富哉衆體備矣。擘掇勤矣。章昭代之人文。標作者之堂奧。其庶幾乎。余曰胡然哉。苑之名也者。言無所不蓄也。蓋以備采擷弋獵之用也。故諸勲高者也。或諸爲勲高者也。諸名高者也。或諸爲名高者也。越若畸人放客。覃精草野。振藻丹鉛。咸錄而存之。誠欲其無畱良耳。敢謂盡超乎乘哉。客曰嘗聞之矣。徵玉者不期於璇珂。瑊瑊而期於結綠。懸黎采珠者不期於駸犖。摩尾而期於夜光明月。何則。照乘之珍。連城之寶。非可以似是淆也。夫朱不亂紫。而紫能亂朱。苗不敗莠。而莠乃

敗苗夫既以其文矣。則非勲名之爲殉也。而紫乎莠乎。又孰能察之。故吾願子之精之也。余曰。命我哉。命我哉。爰覆加評。驕稍爲汰。黜踈。盤不錄。靡濫不錄。無當於事。不錄。無根於理。不錄。無關於風刺。不錄。摘其尤異者。若干篇。題之曰皇明文範。云。夫範者。以範範金也。文而云。範。何以範範文也。金之爲器也。有短有長。有員有方。有平有側。有曲有直。有銳上而侈下。有殺本而隆末。有縱有橫。有縮有贏。百爾不齊。然而無範。則莫之能成矣。惟文亦然。或約或豐。或婉或雄。或以喻志。或以暢情。或以弼違。或以糾慝。或以導滯。或以宣和。以字上下。以格幽明。以稽往昔。以信將來。百爾不齊。然而無範。則莫之能

善矣。余於國朝之文。蓋銓綜者積禩焉。其始也。十而取六七焉。其繼也。十而取四五焉。又其繼也。十而取二三焉。迄今存者。裁十之一二耳。間有宗工學士。揚鑣藝林。乃余未及。遽見。亦或采其浮華。而遺其粹美。則限於疆域之殊。渺蔽於藻鑑之冥昏。非妄有所昂抑者。嗚呼。鳩臬畫視。盲子而妄辨五色。其不取詫於人者寡矣。而又何足稱乎。如謂操尺寸之權衡。而盡羅天下之奇雋。可。以式來今。而駕前乘也。則以俟諸哲者能者。隆慶己巳夏六月。

皇明文選二十卷

明 汪宗元春谷選上海潘恩笠江序畧曰明興百

八十年文雅斯盛國初經緯綸誥則潛溪爲之冠闡明
理道則正學擅其宗脩飭治平則文貞耀其烈文治精
華肇端於此矣弘治以來擣辭之士爭自奮濯穆乎有
遐古之思用不效治墳典追薄風騷體局變矣李何發
穎於河洛康呂高步於關右咸一時之選也海內嚮風
波流寢遠彬彬乎其盛哉揚雄氏有言今之學也非獨
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文盛之敝識者蓋傷其流
矣楚春谷汪先生負博雅之材秉知言之鑒於昭代之
文網羅蒐輯越有歲年懼其放失而莫之釐正也乃取

程篁墩氏舊刻文衡芟繁摭要大都所有十之三增在
未備十之七總五百餘篇列爲二十卷刻梓傳焉恩受
而讀之卒編歎曰我明之文其不在茲乎夫文比物引
類章志表微明古道開來學淑人心其言故足貴也是
編所載華而不浮質而不野大之有以彌綸造化裨助
皇猷次之有以褒斂人倫匡正氓俗掇英茹實蔑以加
矣是不可以傳乎先生又言曰余今所采輯僅僅若此
凡余耳目所未睹聞者何限不得錄時賢之聲名顯著
者文雖善未暇錄以俟後之君子

文體明辯八十四卷

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選輯自序曰文體明辯六十一卷
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
卷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
凡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
訥所纂文章辯體爲主而損益之辯體爲類五十今明
辯百有一辯體彙集爲類五今明辯附錄二十有六進
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既成繕寫
貯藏以俟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夫文章
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
敬爲室必奧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陝而修曲爲宮

必圓。為籩必方。為簠必外方而內圓。為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為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况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書體六。今存者三。六辭。周官太祝命誓。厥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為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

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世^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敘事為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為敘事者。乃敘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為作也。割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為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為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

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裘。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竝稱姓名。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竝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

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耻也。故亦錄而附焉。萬歷改元。歲在癸酉。三月朔旦。

明史沿焦志作正錄六十卷。附錄二十四卷。誤也。歸安少溪茅乾健夫得閩人游榕活字板。印百數十冊。有其弟鹿門茅坤題引。

○名世文宗三十卷

明餘姚胡時化

選太倉王錫爵元馭序曰文章與

時高下書契以來凡幾變矣自帖括比偶舉子之業興而綴學少年耳剽目涉不中說以古義風流既極則有憤悱之士馳驚之儒一切厭棄庸俗而求所謂籀書竹簡子荒郵頽墓中於是乎說經者玄陳書者史務在詭音竄句以多端巨測為新奇而卒之雅鄭相揉去古愈遠譬猶族庖操刃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國能而利缺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弊何以異此此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異書叢說非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期以芟蕪榛蕪一軌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澆藉口

或遂謂古學誤人。不已虧乎。蓋不佞頃之待罪詞林。職以古文隸習諸吉士。六經之外。人挾真氏正宗一帙。取尋摘強記。應故事而止。不佞誠愧然內媿。然不敢師心別有所指授。何者。魚釜兔蹄。古今共貫。又嘗服桓君山之訓。不敢以新進趨舍。嗤前人之未工。誠慎之也。然竊謂真氏之意。主于體識。為成學上才。抑詭誕而暢大雅。故所甄次。以羽翼經旨為多。至如章句寡聞。在類未脫。則固當游之萬籟之林。騁以六馬之路。使府藏疏淪。汨汨然效指。而後真氏之體裁。可漸鑿而就也。今侍御餘姚胡公。前令合肥時。出所選注名世文宗若干卷。呈督學榆次褚公。憲使慈谿馮公。採合衆見。差次評隲。既成。

刻矣。已胡公持節來按吳會。馮公移治蘓松。兩公相與勸學興士。憫然一指。既都試諸生。開以明經射策之要。領乃益發古籍舊聞。重加彙擇。稍填損什之二三。而蘇守玉田李公刻之。不佞侍親之暇。涉讀一過。則見其驪採並收。廉肉相準。其所錄門戶。去經生為近。故不入詩賦。其尚論作者。如滄溟之流派。可江可河。故事經而不分。各自成其家言。其懸鶻多方。從初學之所命射。故裁鑿寬而詮引博。使夫下高者不墮象罔駢枝之誕。而下者循其環中。亦不失萬一於編湊。故真氏羽翼六經。是編又羽翼真氏。要之皆與天壤相敝者也。夫文章如用兵。霍冠軍倖將耳。而大言人主之前。不至學古兵法。則

不佞嘗心薄之。然至如馬服之子。顛顛讀父書。亦以敗。
嗟夫。矯枉貴正。擇術須權。讀是編者。亦可以鑒矣。
江陰李詡戒菴漫筆曰。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
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邇有餘姚人胡。
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於左國司馬諸筆中。
刊行頒於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
也。

皇明文徵七十四卷

明少司空晉江何喬遠。稽孝集其自序曰。孔子作春秋。
而丘明爲之。素臣則周家之典章文物。與列國諸侯。及。
其賢大夫士。行事爛然。於記載矣。司馬遷廢明聖盛德。
不載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則以爲罪。莫大焉。而。
班固欲漢家之文章。炳乎與三代同風。古之君子。其嘉。
意於本朝如此。其厚也。明興二百七十餘年矣。列聖之。
所垂訓。賢士大夫之所稱說。皆可以軒天地而渙散不。
收。即前輩有收。而時日久遠。於今在天地間者。又日新。
而月盛矣。遠山居有年。過不自量。擇其詞之雅馴。而近。
古者彙爲一部。以卷計者七十有奇。而國家之施設建。

立賢士大夫之經營論著具悉其中下及於方外閩秀
外夷之作無不兼採並錄所以示明德之大明文之盛
足以昭布於無窮所恨僻居一隅見聞有限未能盡窺
海內之大全尚望博雅君子補我未備云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二十四卷三續二十六卷四續
五十三卷

明長洲陳仁錫明卿選輯自序曰郭參軍曰疏其壅闕
闢其第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逸文不墜於世奇言
不絕於今愚非其人也間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
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
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辱之
文非玉不源非雷不櫛非貞不繇非介不嚴非濯不色
非耻不剡非別不味非耘不淨非理不感非懼不醇非
爛不化崧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豈詎采縛駁犖激
素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變之皮為鼓櫛

以雷獸之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以極之。錦濯蜀江而鮮滌以它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村留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曰貌獐醜。卿善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耻以刻之。鱣奮鰭。溯流望濤。直上爆。鯢失濟。故曰貞以縣之。女靈山不連崗。以成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嚴之。有人灘焉。其石人面。鬚髮皆具。非人也。貍貌音聲麗妙。如好婦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燒之作魚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鷺頰。頰非鷺也。非魚也。故曰別以味之。烏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又若廩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威與母遇虎。負母以號。虎見其情。俱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烏音如庠。多放士。如

吟大水。如啄木。大繇如豚。大旱如晨鵠。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醇之。劉蛻志文冢云。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乎醴泉。以味乎謠口。故曰腐以化之。噫。躒國狼狽。猶知閣中。鯁金。況文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又序續編曰。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

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亦無空讀兵書之武士。季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於喉舌間。倏竒倏正。倏虛倏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槩密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為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謂茲選止於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者耶。是夢畫也。先

續離騷二卷

明漳浦黃道周幼平著。龍巖鄭致虛舟曰。先生續騷。直逼屈宋。詩高古峭刻。不襲前人。自成一集。不特古文可傳不朽。

文昭案此黃公自著。當入別集。而明史入總集類。非是。此書有鈔本。余於都中見之。古奧奇崛。洵足上薄屈宋。

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為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索。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蘭武日弛。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答文士之雜之弱。

而嘗介冑。是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喬潭賦劍舞劍
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
酒酣。詔將軍舞劍為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
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
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况文章之士
哉。

又序三續曰。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
率倣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或
曰。迂哉。愚哉。子奔喪而歸。等於罪人之子也。較論文字。
不滋罪乎。子終日杜戶。不以不祥之衣冠對時人也。又
忍以不祥之面目對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文有類也。類之而已。古人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
漢以來。竟無一篇全讀者。惟錄其謀畫爛然日新耳。予
類左右。稗武圖書。函史經濟類。經世實用八編。率用此
法。自古治亂關鍵。與文章闔闢。係於呼吸一也。大都未
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於評胡註通鑑。率用此法。
史臣慎於持論。則有闕文。彌簡彌真。鋪張譏彈。祇自塞
陋。予閱廿一史。率用此法。三書手箋。兩年冬春。盡出播
告海內。亮予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慎辨
物居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族辨物。取諸天與火。以
竭明也。讀書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去病。必無事功。
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笑世途無所不解。於讀書不

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詞曰。吾善讀書。以讀書誤天下。必此一言。此之謂不知類。噫。雲龍風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則各從其類也。夫。

又序四續曰。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剗文之多。汰文之色。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柏仆為萬世之用。而舍身。可以棟明堂。賞其榦。非賞其色。自古奇人易敗。奇文易腐。未有不銷亡於斯二者。病不學。誦論語有感。一誦切嗟。琢磨奪其多。再誦君親賢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悟境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焉。富人糶富文僵。琢磨愈少。藻縟愈多。文不多。奇矣。必汰其色。何。

也。色身之力薄。不可以事親。色身之膽寒。不可以許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訂友。賢賢易色。始基之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清晨昏。脉逾微。以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凜。以天日盟其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死為臣子拜。自獻其言。入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難言之矣。學乎學乎。俗稱一篇好文字。送歸泉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來。輓戰卒有文。愚黔首有疏。又不知送陣亡幾篇。送饑民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於雅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乎艷之色。擇必精。語必詳。則奇矣。噫。吾欲見賤多賤色。真實讀書者。而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

○皇明經世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

明季雲間陳子龍卧子徐字遠闇公宋徵璧尚木全選
郡守襄西方岳貢禹修序曰文章莫尚乎經濟矣明興
高皇帝提三尺劍攬群策以定天下聖子神孫翼翼繩
繩三百年來名臣輩出如岳如河如鸞如龍所以謀謨
于總章之上諷議于簡策之下者固已麟炳往古灼乎
來茲矣亦各挺世而彰際時而建故贊君德則商霖周
袞之功弼盛猷則調燭陳符之事語財賦則管商桑孔
不足言其能論掌故則鄭玄王肅不足侈其學山川險
易則裴楷賈耽之曉練天文星律則洛下一行之精明
邊備則營平代國不能勝其奇謨河漕則王景韋堅無

以驕其治辦此其人皆奮迹本朝不求異代而又世有明哲之后時逢不諱之朝改直言極諫不絕于公車草野瞽謀常叅于末議學士家不知近事往往是往古而非當今然而傳曰法後王則以昭代之人文經昭代之國事豈有不足者耶今皇帝勤思大業宵旦未遑仰二祖之風猷闡列宗之光烈將以對揚厥美旁求俊乂而先朝股肱胥輔之臣折衝禦侮之士或有歛其績而不覩其文覩其文而不識其用者則後起之徒毋乃闇汶惑昧不克當于天子之意主日聖而臣日愚卿大夫之辱也貢待罪守郡十有一年政拙心長勞輕過重猶幸此鄉多文雅之彥若徐文學季遠陳進士子龍宋孝廉

徵璧皆負韜世之才懷救時之術相與網羅往詰搜抉巨文取其關於軍國濟于時用者上自洪永迄于皇帝改元輯為經世一編文從其人入從其代覽其規畫足以益才智聽其敷奏足以壯忠懷考其始終足以識時變非徒以侈一代之鴻章亦將以為明時之獻納云爾婁東張溥天如序畧曰余語同志讀書大事當分經史古今為四部讀經者輯儒家讀史者辨世代讀古者通典實讀今者專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數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學必成同志聞者咸是余說而雲間徐闇公陳卧子宋尚木尤樂為之天才英絕閉關討論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難也客年與余盱衡當

代思就國史。予謂賢者識大。宜先經濟。三君子唯唯。遂大搜群集。采擇典要。名經世文編。卷凡五百。偉哉是書。明興以來未有也。右文之朝。人尚史學。綜覽昭代著作。多途。鄭鄧體做史記。焦雷傳記人物典章。摺于勞徐。治法述于吳鄧。書雖通行。義例未顯。王弼州朱烏程鄭上。饒李湘陰。饒進賢周梁谿。各有論撰。雅稱史裁。然或功半而人亡。或身沒而言隱。孰有分別政事。明白讜言。如文編者哉。三子志存治世。詞不苟榮。進善退惡。一稟春秋文編所載。網羅稍寬。有補兵食中禮樂者。殷勤收錄。不忍遐遺。使明主見而拊髀。執事聞而交做。用其言而顯其人。棄其人而存其言。賞罰自在也。其思深。其文遠。

矣。成祖建極大典。始修英宗紹業。統志克撰。列聖相承。如會典集禮諸書。累有勅纂。煌煌乎高祖之志也。聖人在上。制作方盛。設以三子典職。其間筆削良史。必能度越前代。豈特雲臺高議。東觀頌德而已哉。

陳子龍自序畧曰。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賢才輩出。勳在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彙。散于江海。蓋有三患焉。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世家。三曰士無實學。夫金匱之藏。非遠臣所知。然有大纂修。莫不載在方冊。永樂中。命閣臣士奇等輯名臣奏議。蓋前代纂備矣。昭代之文。至今缺焉。章奏貯諸省中。以待纂集。幸無蠹敗。率割裂其義。不足觀。又古者大臣沒。或求其遺書。副在太

史。今無有也。漢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懸金購書。今無有也。雖欲不散軼。安可得乎。故曰。朝無良史。六季以前。無論矣。唐宋以科舉取士。而世家鼎族。相望于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廟。今者貴仕多寒峻。公卿鮮賢胤。至有給簡冊于爨婢。易湘素于市兒者。即欲搜討文獻。微矣。故曰。國無世家。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草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克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積此三患。故成書也。難。夫孔子觀于周。蕭相收于秦。大率皆天下要書。足以資世用者。嘉

謨。令典。通今者之龜鑑。謀國者之兵衛也。失。今不採集。更數十年。亡散益甚。後死者之責。其曷諉焉。予自幼讀書。不好章句。喜論當世之故。時從父老談名公偉人之迹。至於忘寢。及長。而北之燕趙之郊。遊京師。凡諸司之所掌。輜軒之所及。見其人。未嘗不問。遇其書。未嘗不藏。雖苦蹇陋。多遺忘。然布諸載籍。概可見。廬居之暇。因相簡輯。徐子宋子。皆海內英俊。予所稟。則以幸厥成者也。雖望漏缺失。不敢當記言之義。使權家尚其謀。儒家守其典。史家廣其事。或有取焉爾。或曰。昔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大臣以爲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賜諸侯王。今此書多議兵食。論形勢。國之大計。

何以示人。予曰不然。祖宗立國規模宏遠。先朝大臣學術醇正。非有縱橫竒詭之論也。夫王業之深淺。觀于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運輔世之臣。而主上旁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則是編也。豈惟益智。其以教忠哉。徐學遠自序曰。蓋天下有文章淹雅之家。有經術幹理之家。二者其致不同。當其執卷操筆。所趣各殊矣。余嘗聞諸長者云。新都楊文忠公。江陵張文忠公。自釋褐以後。即棄去向所業。文詞盡取國朝典故。誦之。手指心憶。得其條理。及其當國。沛然施之。無不如意。二公當艱難之時。而能措置安平。功業駿朗。不偶然也。今天下學士大夫。無不搜討湘素。琢磨文筆。而于本朝罕所措心。以

故揆藻則有餘。而應務則不足。語云。高論百玉。不如憲章當代。余嘗得高廟實錄副本。恭誦數四。雖筵叩鐘音不測其洪蘊。而運化之迹。有可曉睹。觀夫當日立制之初意。與夫後來沿習。浸以失之。末舉而本不存。目設而綱不振者。蓋已多矣。嘗欲探其原流。別其同異。條其可施于當今者。數十事。以爲能行者。數十事。則治平不足言矣。而才識庸陋。卒卒未能也。又念祖制所以浸失者。雖則奉行之吏。未能虔共厥職。而其變易亦有由也。蓋以法立而例生。始簡而後煩。或小小補葺。一時一事。人以爲便。而移改既多。形勢頓乖。向者聖祖之制。所謂如繩貫。如絲連。一經一緯。不復可識也。然則欲追復祖制。

當先觀列聖以來諸名賢之議論。推其所以出入于祖宗之制度。其爲損焉益。輕重較如今日所以補救之宜。可得而知也。余是以從陳宋二子之後。上承郡大夫先生之旨。收輯明興以來名賢文集。與其奏疏。凡數百家。其爲書凡千餘種。取其文之關乎國事者。凡得如千卷。夫條上故事。俾我明光復祖烈者。輔弼大臣之事也。辨論得失。博采所聞。以左右當事者。賢公卿之責也。余雅意所在。不欲以文人自業。然而身賤素久。無所用于世。今之所成。豈敢妄希兩文忠之事乎。蓋賤者效焉。貴者嘗焉。他日有魏弱翁其人者。當國省覽此書。以爲有裨益。梅之用。庶幾因是推其由來。以漸窺高皇帝之淵微。

或有弘益哉。

宋徵璧曰。儒者幼而志學。長而博綜。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末眩瞽。措置乖方。此蓋浮文無裨實用。擬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來。如通典通考暨奏疏行義諸書。允爲切要。亦既繁多。乃本朝典故缺焉。未陳其藏之金匱石室者。聞見局促。曾未得覩記所拜手而獻。抵掌而陳者。若左右史所記。小生宿儒。又病于抄撮不足。揄揚盛美。網羅前後。此有志之士。所撫膺而嘆也。徐子字遠。陳子子龍。因與徵璧取國朝名臣文集。擷其精英。勒成一書。如採木于山。探珠于淵。多者多取。少者少取。至本集所不載。而經國所必須者。又爲旁採。以助高深。共爲文五百。

卷有奇。人數稱是。志在徵實。額曰經世云。又曰高文
二朝。開天理物之佐。大者比勛。皋禹。次者儷美。蕭曹。然
其英謀讜論。見于文章者。寥落無聞。意造膝詭辭。世莫
得聆者。歟。至仁宣而後。俗尚醇。凡士貴器度。其人顛溫
良而博厚。其文多簡質而平易。此一盛也。及英景而後。
訖于孝宗。士生其間。所趨不同。大要以氣幹節。概爲主。
或貞固強力。爲國家任大事。或清端直諒。爲國家寢大
奸。疆有虎臣。朝有耆德。又一盛也。武皇之季。隙由稗政。
而偉人傑士。王國克生。意天以肇肅皇中興之治乎。其
時士大夫博通敏幹。足以倚辦。故肅皇雄才大度。驅使
豪傑。迭用迭舍。未嘗乏竭。至繼世以後。而碩輔信臣。相

與解。單于之辨。烽火不起。五十餘年。豈非得人之效哉。
是班生所以致嘆于孝武也。此又一盛也。神祖當豐亨
豫大之時。恭已無爲。而朝論漸分。黨議斯起。於是矜重
氣節。標尚議論。爭國本。擊礦稅。辨綸扉之邪正。頌計典
之枉直。以至視朝起廢。披鱗請劍。章滿公車。豈非公論
最伸。而清議足傳與。此又一盛也。至熹宗在御。宵人竊
柄。閉隱之歎。于斯爲極。我皇聿興。如離始照。十年之間。
宵衣旰食。而太平未臻。殷憂日切。必有異人並出。以助
緝熙。不愧肅皇之世者。當拭目覩其盛耳。又曰。祖宗
文謨武訓。制作輝煌。或親灑宸翰。或儒臣纂成。藏于秘
館。洵足執範百玉。惟是紀言紀事。厥有專司。而治體事

功人文國典。關係一代。夫采野史。則多失實。蒐家乘。則恒溢美。斯編折衷兩端。間有標識。庶竊取乎識小之義。爲異日作史之資。又曰。從遊賡歌。爲太平之本。銘功頌德。備盛世之章。仁宣以前。畧載其文。以見我明致治之由。邗隆之運。其後敬皇泰交。多握手之語。世宗制節。饒典頌之文。要以章疏爲重。故不詳錄。又曰。太祖之前。非軍功不侯。乃開國以降。文臣得封者。可以指屈。或因緣時會。或崇尚^奉武。律之儒將。俱非本色。若劉青田。王文成。忠智有餘。功勒鐘鼎。雖有議者。吾無間然。又曰。古之傑士。言足載道。不爲雕飾。如薛文清。岳文毅。劉忠宣。章文懿。羅文肅。顧文端。馮恭定。高忠憲之徒。有日

星河岳之望。乃吉人辭寡。於斯足徵。錄其數篇。以爲模範。又曰。國初武臣。固多人傑。下掩寇鄧。上步韓陳。而語言文采。不少槩見。後若張定興。楊頴國。郭定襄。戚少保之。或橫糊而成。或授簡記室。雄心可寄。壯猷足錄矣。又曰。本朝文士。風雲月露。非不斐然。然求之經濟。十不一二。至若宋文憲之精粹。李空同之諒直。王浚川之練達。王弇州之博識。寧非卓爾之姿。濟世之彥哉。罕肩通才。未當一槩。其他若丘文莊。霍文敏。馮文敏。徐文定。學術淵源。足爲世用。一稱立言之家。一爲實用之準。又曰。士人遇合。或富貴自存。才位相符。又或債軋負乘。一跌不振。其有長才大畧。橫遭謗議。賢人君子。混跡抱

關者若龐總督之弘通林次崖之恢濶霍勉齋之詳整徐伯繼之切實王東溟之淹雅葉綱齋之明密乃鵬翼先凋驥足未展雖跡近沉冥而事多衝要即憂時之瞽計發幽夜之逸光要使覽者攷其遺文留連時遇窮達之際無間焉爾又曰異同辨難特以彼我未通遂成河漢就其所陳各成一說如大禮之議張桂與新都並存河套之復襄敏與東涯各異一哈密也或主閉關或主授爵一倭奴也或主封貢或主征討又若軍伍之虛實邊牆之修廢膠萊海運之通塞得失雖殊都有可采不妨兩陳以俟揀採又曰此書非關彰瘴彈劾之文不能盡錄著其大者非名教所禪即治亂攸關若乃其

言足存不以人廢分宜老奸秩宗之文採其數篇特于卷首直斥其名若近者熊芝岡剛悻自用已經伏法然籌畫東隅多有英論無諱之朝可以昭揭其他大臣有陰柔之號者邊臣功足掩過者僅以其文不暇詳論又曰高皇詔廢中書文皇政歸內閣三楊秉鈞而後勢以益重至嘉隆之間幾真相矣若洛陽餘姚之讜亮永嘉丹徒之才畧新都華亭之宏博新鄭江陵之英毅幽陰歸德之端方內輔君德外總機務朝政之清濁海內之安危職任綦重哀輯尤詳又曰冢宰統率百揆然九品既設三途並登科舉重而德行衰資格錮而賢才絀此其大較也第重守令一內外均勞逸一時雖奉為

成書轉瞬咸知其虛語夫循資序級可避嫌疑精選審
官不由學問是以鑑別妍醜必濯水壺裁量短長要須
玉尺矣又曰國之大事惟在戎索董正六師以匡王
國惟大司馬是賴強本弱支制變弭患雖事難踰度而
枕席度師或躬親簡練而旄麾改色本朝如于忠肅去
莊毅項襄毅俞肅敏馬端肅劉忠宣王恭襄李康惠王
康毅王襄敏揚襄毅諸公之在樞密尤爲矯矯廣收詳
著以資捷伐又曰國家外夷之患北虜爲急兩粵次
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羗又次之誠欲九塞塵
清四隅海燕方叔召虎一時咸慕風采奕世猶仰威名
指受方畧半係督撫如北摧勁虜則詳于王威寧南伐

麓川則詳于王靖遠兩廣寇亂則詳于韓襄毅勦滅土
達綏戢荆襄則詳于項襄毅處置寧藩則詳于王文成
河套恢復則詳于魯襄愍倭奴抄掠則詳于胡少保戚
總戎唐荆川順義封貢則詳于王鑑川平播則詳于李
襄毅水蘭地界則詳于郭青螺西征則詳于梅客生東
征則詳于宋桐岡若經畧則詳于熊芝岡撫賞插
部則詳于王霽宇水西本末則詳于朱恒岳姑舉數端
以核遠近至于山川阨塞之形營陣車騎之制部落種
類之異測候偵探之法凡可資于韜鈴罔弗施夫羅弋
又曰當世所急民窮本患至徵兵輸餉所在騷然
乞活鼠竊已經數見雖同颶風旋即草薶當時繚索在

我勦撫互施取則不遠皆爲前鑑其謀可垂遠事多切
今者撫采無遺庶勵志請纓杖劍討賊者知所審焉
又曰安上治民莫大乎禮若朝覲會同郊祀燕享冠昏
賓射及天潢之裁制外夷之賓服莫不厥有常經宏以
通變故凡議禮諸家同異論難迄無定說苟援引經史
根據典實確然不磨者皆爲博采豈惟多識之助抑亦
後世之師又曰司農專領度支豐儉盈縮必資心計
夫帝王之本務墾土力田富強之雄資官山煮海若乃
出入不符本末並失縱憑修綆難言巧炊矣故廣屯種
興鼓鑄汰冗濫準食貨其大端也若徐文定之農書袁
運司之鹽法摘其成著良可孤行茲特表而出之又

曰刑罰勅法司寇是賴然民狎民畏仁人所以救世世
輕世重君子首宜盡心夫一跌不可贖者刑也一成不
可壞者例也罪惟五等例有萬條覽于斯編失入失出
交譏焉爾又曰冬官之任最爲繁劇夫伐材架屋大
匠爲衆人之師利用前民小物而衆工所聚非精研無
以鑑別即歷練未能周知有若劉莊襄之造車余肅敏
之造車余肅敏之修邊潘司空之治河徐文定之制器
考其遺制允爲國工又曰余少遊燕趙見雄邊子弟
據鞍矜盼心竊好之然每遇神駿未能辨別向擬上自
周秦下至今茲細而種類年齒之殊大而生長蕃育之
道俱爲寫其形容詳其沿革乃日回月轉有志未逮夫

以走逐飛。必須良產。違害就利。莫如官牧。觀乎斯編。可知駟政廢修之因。并識夷夏強弱之勢矣。又曰。此集始于崇禎戊寅仲春。成于戊寅仲冬。寒暑未週。而披覽億萬。審別精詳。遠近嘆咤。以爲神速。良由徐子陳子。博覽多通。縱橫文雅。並用五官。都由一目。選輯之功。十居其七。予質鈍才弱。追隨逸步。自唾塞拙。以二子左縈右拂。奔命不遑。間有選輯。十居其二。又曰。名臣爵里姓氏。具載獻徵諸書。然多有掛漏。遍搜群籍。頗廢歲時。茲以卷帙浩汗。難于稽考。分條析緒。復于卷首另編總目。使覽者開卷瞭然。特爲詳便。此則友人謝提月廷楨一人所輯。其功不可泯也。又曰。藏書之府。文集最少。多

者百種。少者數家。四方良朋。惠而好我。發緘色動。及至開卷。恒苦重複。予等因遣使迭出。徃復數四。或求其子姓所藏。或托于宦迹所至。搜集千種。繕寫數萬。至條陳冗泛。尺牘寒暄。及文移重疊。又悉加剪截。乃成斯集。雖未敢云聖朝之洪謨。亦足當經世之龜鑑矣。又曰。國朝太平三百載。文獻之盛。無過今時。然而世祿之家。忘其先功。名卿之後。或降皂隸。其他湮沒。而無聞者。何可勝計。如韓襄毅徐武功。皆本吳產。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訪其後人。竟未可得。瑯琊簪纓。累葉代有文人。而思質司馬之集。已失其半。靈賢四許。鼎盛一時。問宦其地者。云諸集皆已散佚。訪求之難。大槩可見。以故名公鉅卿。

不能盡備海內同志有司空之富者幸惠寄抄錄以俟
續選 又曰此編以詳備為主極目賞心初無限制及
工已告竣而又得名集百部予葦悉欲撫錄乃書賈相
載遲重為嫌難于行遠凡係續收割入續集 又曰茲
編體裁期于囊括典實曉暢事情故閣部居十之五督
撫居十之四臺諫翰苑諸司居十之一而鱗次位置則
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尺牘又其次雜文云

古文五刪五十二卷 漢魏百名家集

明太倉張溥天如刪纂五刪者彙文選廣文選唐文粹
宋文鑑元文類芟其複而去其雜也又念漢魏六朝諸
文人篇章散逸有集則加訂正亡集則徧蒐羅人自成
編題詞弁首共一百三人名曰百名家

續吳都文粹

明史六
百卷

明吳縣錢穀叔寶編輯蘇州府志曰錢穀少孤貧失學
迨壯始知讀書家無典籍游文徵明門日取架上書讀
之以其餘功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廬讀書其
中聞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借觀手自抄寫幾於充
棟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嘗編續吳都文粹若干卷性
勁直不能容人一介不苟焚香洗硯悠然自得有吳中
先民之風子允治字功甫貧而好學酷嗜其父年八十
餘隆冬病瘍映日抄書薄暮不止歿無子遺書皆散去
自是吳中文獻無可訪問先輩讀書種子絕矣

本錢謙
益列朝

明史志載錢允治國朝詩餘五卷

重刻尺牘清裁六十卷

明史止載增集尺牘清裁二十八卷

明太倉王世貞元美輯自序曰揚用脩所纂尺牘僅八

卷余始益之得廿八卷頗行世世有蔡中郎者愛之恨

不得爲帳中之秘耳然余時時覺尚有掛漏業已付梓

卒忽不復及而會歸自太原幽憂之暇稍露隙日于鱗

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若掃青燈弔影不無山

陽之慨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歎俯仰今昔責在後死

高文大篇勒之琬珠矣茲欲使間濶寒暄之談竿尺狂

復之致附託群驥以成不朽爰廣昔傳未及茲士凡一

千七百五十一條一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言前後

得六十卷較之余刻十益其六比於用脩十益其九亦

云瀚博矣。嚮所謂春秋之世寄文行人者。惜其婉微嫺雅。亦畧載之。夫其取旨太巧。措法若規。得非盲史爲之。潤色邪。先秦兩漢質不累藻。華不掩情。蓋最稱篤古矣。東京宛爾其體。三邦亦其濫觴。稍涉繁文。微傷調語。晉氏長於吻而短於筆。間獲一二佳者。餘多茂先不解之恨。齊梁而下。太好纏綿。或涉俳偶。苟從管班。可窺豹彩。必取全錦。更傷斐然。隋唐以還。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邇歲諸賢。稍有名能復古者。亦未卓然正始。天文至尺牘。斯稱小道。有物有則。才者難之。況其他哉。用脩初名赤牘。無所據。或以古尺赤通用耳。攷惟漢西岳石闕銘內高二丈二赤。然亦僻矣。且漢所稱尚書下尺一。又天

子遺匈奴以尺一牘。匈奴報以尺二牘。皆尺也。故改從尺牘。復綴數語於末。以俟夫謀野之士采焉。

唐詩品彙九十卷 拾遺十卷

洪武新寧高棟序曰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

義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者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谿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輩。尚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

或謂五言長城。或為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為初唐。何者為中唐。為晚唐。又何者為王楊盧駱。又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何者為李杜。又何者為孟為儲為二王。為高岑。為常劉韋柳。為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辯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耽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壘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

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哲。採撫羣言。芟夷繁蠹。裒成一集。以為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畧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為題所界。是皆畧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唯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制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微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由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核其體裁。分體從類。

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為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得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凡例云。先輩博陵林鴻。嘗與余論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惟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

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楷式。予以為確論。後又采集古今諸賢之說。及觀滄浪嚴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徵。故是集專以唐為編也。其為凡例。見諸左方云。一。是編不言選者。以其唐風之盛。采取之廣。故不立格。不分門。但以五七言古今體分別類從。各為一卷。卷內始立姓氏。因時先後而次第之。或多而百十篇。或少而一二首。凡不可缺者。悉錄之。此品彙之本意也。一。諸體集內。定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流。諸品目者。不過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別諸卷。使學者知所趨向。庶不惑亂也。一。大畧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

餘響。方外異人等詩。為傍流。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與時異者。則不以世次拘之。如陳子昂與太白。列在正宗。劉長卿錢起韋柳與高岑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一。樂府不另分為類者。以唐人述作者多。達樂者少。不過因古人題目。而命意寔不同。亦有新立題目者。雖皆名為樂府。其聲律未必盡被於弦歌也。今只隨五七言古今體分類於姓氏下。先以樂府古題篇章長短次第之。後以雜詩篇章次第之。不復如郭茂倩專以古題為類也。學者詳之。一。五言長篇。七言長篇。排律長篇。六言絕句。不分諸品目者。以其詩人著述之少。故附見於諸體卷末。以備一製作。一。品目敘論。備見於盡言古詩類。

他類不過紀其姓名篇什之數耳。一諸家評論繁甚。其有評論本人詩者。則附於姓氏之後。有評論本詩者。則附於本詩之前後。有評論本句者。則附於本句之下。夫文章者公器也。然而歷代辭人志趣不叶。議論縱橫。使人惑於趨向。今取其正論。悟語。悉錄之。其或文儒竒解。過中之說。一無取也。一諸體姓氏下。畧具字里世次。其於出處大節。歷仕始終。竝詳於前。無考者缺。一。是編之選。詳於盛唐。次則初唐。中唐。其晚唐則畧矣。

唐詩正聲十二卷

明史二卷

高棅既選唐詩品彙。復擇其至精者為正聲。凡若干卷。揚升菴曰。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春揚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春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暵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如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于此則盲妣取損。鑿而克完璧。以白練而為花。苟有孱壻。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妣也。近見蕪刻某公二序。

乃謂其格渾其選嚴。意是屬壻乎。
徐燧云諸家選唐詩以吾鄉高廷禮先生為正。此本乃
胡可泉公所校定者。大勝今刻。又吾鄉黃尚書錫郭民
部月波二序皆諸本所無。至于述廷禮出宋張鎮尚書
之後。冒姓高。此郡乘所不載。戊戌歲見于燕市。遂購以
歸。

五言律祖二卷 明史作六卷

成都楊慎輯自序曰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頡玩卦
畫則八八交聯。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
豈伊人力實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於
風雅。儷律起於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
有全曲。是五言起於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忒。紅粧
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於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
興於梁代。平頭上尾。創自漢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
鴻筆。尋濫觴於景雲。垂拱之上。著先鞭於延清。秘簡之
前。遠取宋齊。梁陳。經造陰何。沈范。顧於先律。未有別編。
慎屏渠歲暇。踰糜日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為五言律祖。

沂龍舟於落葉。遵鳳輅以椎輪。華雕極致。本質巨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仿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譚。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詠史絕句二卷

明史作詠史詩選十五卷

明新安程敏政克勤輯。自序曰。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遂有以詩詠史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胡江東有詠史絕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幾矣。顧其詞意并弱。作者未有取焉。余家居。見塾師以小詩訓童子。乃以市本無稽韻語。意甚不樂。因以所記古七言絕句。詠及史者。手書授之。上自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餘年。以時比次。得數百篇。其間世之治亂。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賢否。大抵畧然。以其不出于一人一特之手也。故或婉詞以寓意。或

正言以示警。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紀之不足。詩以二十八字發之。有餘者。徐考之。亦不獨可教童子也。觀者諷詠而有得于美刺褒貶之間。感于善。創于惡。其于經學世教。豈不小有所益哉。

○
初唐詩紀三十卷

明吳縣黃河水清父著。蘇州府志曰。黃魯曾得之子。初名德水。爲諸生。不事生產。父卒。家益落。日坐空樓讀書。嘗至都門。感時歎事。皆韻而爲詩。曰燕市集。及歸。徧涉山川。紀游勝事。曰碧雞集。國華集。年僅四十三卒。藝文載唐詩紀三十卷。又初唐詩紀六十卷。盛唐詩紀一百十卷。與明史異。又有明詩紀事。蘭芳集。豹變集。唯國華集三卷。餘不著卷數。

○古詩紀前集十卷正集一百三十卷外紀四卷別集十
二卷

明嘉靖間陝西按察僉事北海馮惟訥彙編河中張四
維序曰古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
話及職遺爲別集十二卷北海少洲馮先生所纂輯也
先生以雋才大雅高步一時見世之爲詩者多根柢於
唐鮮能窮本知變以窺風雅之始乃溯隋而上極於黃
軒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斷簡片辭隻韻無不具焉秦漢
而下詞客墨卿孤章浩帙樂府聲歌童謠里諺無不括
焉七畧四部之所鳩藏齊諧虞初之所志述無不蒐焉
始事於甲辰之冬集成於丁巳之夏歲凡十四稔先生

宦跡且徧四方矣。遇通儒博士無不出而訂焉。驟見之編郡邑之載金石之列無不取而覈焉。嗚呼先生之加意斯編其可謂勤且篤矣。方甲辰始事先生時守河中。維與分讐之列茲當告成敢續言於末簡曰詩之道尚矣。夫人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永言嗟歎成文諧音蓋自結繩之代已固然矣。然情以人生文由代變古詩自宣尼刪後罕有存者其軼文畧備於斯是以質文之變莫得而詳焉。漢風所宗造端蘇李東京揚其流波建安備其氣質逮於江左托意虛玄繼以齊梁綺縵陳隋輕艷而詩之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潘陸顏謝江沈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思以駕前賢之

逸軌障當世之頽瀾然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乎世運者邪。代歷既遐流風寢沫後之學者莫得涉其津涯先生於是會萃遺失哀爲成書詩以人系人以代分代以時次。火齊明珠的礫錯陳鏞磬祝敵翁如並奏使藝林之士因時考人因人論世得以繹祖述之淵源第古今之優劣獵皇王之菁華而窮性術之變化也。豈不偉哉。明興詩人承宋元餘習頗乏遠調弘治間北地李先生獻吉始以唐風爲天下倡一時人士宗之文體一振焉及其敝也株守名家矜其學於千金享帚斯不遠覽之過爾。余故謂先生是編之集大有功於雅道云。

○風雅廣逸十卷

明史
七卷

明北海馮惟訥汝言輯其自序曰馮子既撰次八代詩紀復采上古逸聲別爲一編夫歌咏之道肇自遠古迄於有周風流彌繁古詩三千仲尼定著爲三百五篇其遺文軼簡湮放而不傳反魯之後逮於秦季其間篇句罕存而古風未沫故博文之士思表見之不揣僭爲銓次首黃帝終秦爲一編凡十一類十卷曩楊太史升庵錄風雅逸篇其所倚撫頗存經奇是編因之稍有廣益乃釐其部爰稽載籍爲之叙系明作者之旨或采舊註訓釋厥義若箴銘祝誄繇辭蓋揚子未之及焉則更爲撰錄附歌詩之後夫箴銘雅之則也祝辭頌之儷也古

者文體未有區別。後世體裁章明。源流始判。况歷數千載。其僅存如麟毛虬甲。其可棄哉。寡昧無聞。今之存者。庶萬一耳。其辭或出六經。聖賢之言。及諸子所論。叙稗官外史。亦有取焉。夫六經尚矣。乃子史傳記。猶多古則。爾雅之文。外史小說。辭多不類。或後人宗其事義。依託爲之。歟。古文辭不多。概見。譬之願見其形。而執其景。雖不盡效。亦殆庶乎。雅鄭交作。子野是鑒。淄澠並汜。易牙不爽。今之所錄。將以廣逸。知音君子。庶幾有擇焉爾。

上海喬承慈後序曰。嘗謂情宣於詩。詩緣代變。關雎麟趾。皇化攸同。玉樹後庭。哀音間發。人文之宣鬱。世道之隆替。關焉。上古天子采樂。太史陳詩。十五國風。大小雅。

詩之道備矣。間有里談巷語。而言辭風格。實同懿訓。自匪風下。泉列於變。風之卒章。而風息。黍離降焉。國風而雅亡。教化漸弛。人文靡軼。尼父刪錄。僅三百篇。風旨微音。爲世作範。猗歟休哉。至其刪削不錄者。如滄溟珠貝。武庫鐘簾。十有八九。然經秦煨燼。散漫無紀。俾先民之粹美。不傳於後。真可悼也。秦漢以降。代有作者。離騷之哀怨。西漢之沉鬱。魏晉之藻繪。隋唐之聲律。非不燁然炳麗。爲一代宗匠。然於溫柔敦厚之旨。則未之聞焉。此風雅之所以絕響也。嗚呼。六義旣微。四聲不振。升堂蓋寡。破的奚能。茲可以考世矣。少洲馮先生游心上古。覃思風雅。慨古道之淪喪。悼新聲之不經。迺取升菴揚太。

史所集風雅逸篇。廣其部類。撫錄古詩之散逸者。首黃
帝。終秦皇。編帙類次。手自註釋。共得十卷。名曰風雅廣
逸。少則三字四言。多則連篇累牘。如歌謠之揄揚敷美。
頌戒之褒貶。匡弼操之清激。銘之誌載。箴之補闕。誄之
美終。祝之紀讚。皆古昔三五六經之微詞。奧義。譬之黼
黻。不同。鈞爲炯爛之文。笙磬不同。鈞爲韶濩之樂。風雅
之盛。燦然可觀。下視叔世之風格。自不相侔矣。先生之
爲是編也。凡隻句斷章。靡不采取。心馳神會。繼晷忘疲。
窮年累月。始克就緒。闡古訓之芳旨。啟詩家之聳曠。厥
功尚矣。先生負經世之雄畧。振太古之希聲。文章則爲
鉅儒。政事則爲名臣。推而進之。鼓皇帝之淳風。復三代

之舊章。則風雅廣逸之編。殆將爲協樂宣肄教之權輿
也。皇明撫運之隆。不於先生有藉哉。先生出守吳淞。善
誘卑門。慈以諸生。沐化尤至。是編溢屬校覈。迺刻之齋
中。遂叙其事如此云。

古詩類苑一百五十卷

明史五
作二

明嘉靖間松江張之象字玄超號王屋輯吳淞俞顯卿
字子如序曰原夫聲詩所興。烝民伊始。考諸七經。則義
俶於虞。載參之別記。則歌傳於斷竹。降及漢魏。條流彌
繁。爰洎六朝。暢發斯盡。其間升降盛衰。妍媸巧拙。雌黃
月旦。非啻一家。薈最菁英。有踰則百。綜之殊途。競驚而
歸。路可言。沿流者謂推輪。其未工。窮源者忽層冰。之已
漂。甚乃雙輪假道。而萬軌齊驅。一口唱于。而千鳴合喙。
百代從違。如斯者衆矣。今夫方舟於沮澤。結駕於平陸。
即曠遠緬邈之觀。耳目所之。居然已泰。嘗試與之駉驥。
駉而帆舸。舸劉覽乎莽寬之野。浮游乎溟渤之區。然後

知天地之高深。宇縣之遼廓。曩之所矜。曾何足論。文章之道。曷其異此。僕早歲受業。困頓公車。解組歸來。遂是初服。席門窮巷。全無二頃之田。左右圖史。差多百城之樂。爰欲搜輯衆家。財成五總。則有鄉先達。立超先生。才爲華國。學成文府。流略兼包。三餘靡暇。積有歲時。殺青充棟。開篋啓械。出用相示。自史傳以還。逮於文章。詞賦稗官。小說靡不彙緝成書。別裁義例。手自編摩。殆千餘卷。其古詩自漢魏而下。迄於陳隋。旁采古逸。博參羣志。比類相從。部爲一集。凡若干卷。受而讀之。洋洋乎。颯颯乎。真篇章之泰岱。金玉之淵海。昔有唐藝文。畧撫章句。宋代英華。掛漏不鮮。未有兼條總貫。明備若斯者也。誠

令該覽。茲文憲章。其義譬遊春山之下。抵鵲乃以瓊琳。涉鄧林之旁。烘燄猶其梗梓。乃始衷古程今。鎔裁鑄檢。可使盈尺之寶。荆璞未珍。合抱之材。秦隴非瓌者矣。又況乎櫝燕石以自貴。資輪囷而先容者哉。僕不任研削。而獲觀瑋麗。因便祈借。僞功繕寫。載爲讐對。仍從埤補。梨棗未遑。藏諸家塾。賞奇析義。時在座右。則有縉紳先生。文學之倫。同聲咨歎。謂其囊括致博。而區分已甚。未足下上時代。澄鏡流品。僕嗟此論。未爲允當。何者。自西京著畧。以迄於今。類別吟分。其書實繁。有資博物。無傷大雅。若使披條索實。溯流探飲。則斯文爲用。實乃寒歲之繒纊。貧年之梁穀也。功微志寡。孰云匪是。如今周環

學海翔翔書圃本諸世代究其源流參之此文齊厥倫
類譬彼耕耘寄橫從而趣易同夫織紉資經緯以成章
其為裨益斯弘多矣必若以臚分爲未當謂綵統其得
理是令詩書體列西河廢爾雅之篇春秋表年龍門無
紀傳之作斯豈亮士之宏致通人之達旨哉別有唐詩
類苑若干卷體例並同并用自副後有博雅以公同好
若在剞劂盍念前勞必毋使論衡茂製獨藉中郎之譚
行路名篇載構東陽之訟是爲序

凡例云一是編首自上古下迄陳隋一枝片玉搜括無
遺有唐一代制作別爲類苑茲不重錄一是編以類
爲主不以時世爲次倘欲獨考一家之制作或徧觀歷

代之升降則有諸家文集及馮氏詩紀具在參互考求
政不相妨耳一詩紀不錄兩京以後箴銘頌贊殆恐
立例不純是編主於分類則以詳贍爲宗且騷苑賦林
別有彙集未遑剞劂以爲後圖箴銘諸作卷帙旣寡不
能種種條別故各以類附入不令網羅之外稍有漏佚
焉一樂府乃一代之典章其作之有宮徵肆之有條
貫不容分析破碎今悉依郭茂倩舊次彙爲一部以便
覽觀一部分畧依唐以來各類書編次微加詳悉一
類之中又各以本題旁出爲次則不暇詳列也一藝
文類聚初學記所載詩多係採摘吉光片羽不欲棄置
一一并陳一道家歌詩出列仙傳真誥等書及仙詩

鬼詩小說所載詩雖多擬托大都六朝人語也。今悉類入他如道經所載黃庭二景太上玉清真文之類不能備錄。至如易林參同契並古詩之流也。以其義成一家且各有成書亦不及焉。一詩數見而句字不同取其義稍長者爲正文。餘分注其下曰一作某或某書作某。一隋唐人唐詩既收之今不重錄如虞世南止取其。在隋世應制之作數首不全載。

海上黃體仁長卿序畧曰詩之有類苑也自吾鄉先輩張玄超始也。玄超性恬淡寡營而獨嗜書若東西京史鹽鐵論諸書靡所不品。隲而尤沉酣於有韻之文。網羅歷代自黃虞訖於六朝列爲古詩類苑。自唐武德迄於

天祐列爲唐詩類苑。編蒲織柳幾於蠶絲牛毛。綺縵甚設矣。而家故貧不能殺青。孳而授余社友比部俞子如。子如亦雅有書癖。業已繕寫讐校。一旦捐賓客而不能卒業。苟而藏者十餘載。歲庚子唐詩類苑始刻於吳門曹氏家。而壬寅歲子如弟顯謨惜雙美之未合。悲先志之莫竟。亦偕其壻王君頰陳君甲讐對發刻古詩類苑於海上。神劍出匣終當復合。豈非千古大快哉。

唐詩類苑選三十四卷

本二
百卷

明雲間張之象彙次清滄州戴明說道默選定戴序曰
嘗考書之以苑稱者自卯金光祿說苑而後隋樂運有
諫苑曹憲有桂苑叢珠唐李淑有詩苑類格宋楊億有
談苑而文苑英華最著其書彙有唐四葉著作以成六
呂宣音九光設采班班乎墨林之武庫也然結綠砮砮
溷爲一邱之貉識者猶不能無譏焉乃隆萬間苒城張
王屋復有唐詩類苑之刻因部以綴事因事以綴題覽
者如振楫於滄瀛巨渤有車指南而五兩御風得隨所
適又如闕都列肆無瑤不陳劔氣珠英駭心懾目雖碧
眼波斯無不頂禮歡喜其爲功於藝圃也不幾軼英華

而上之哉。然爲類益繁。則其稱名也愈賾。爲體益備。則其取類也易淆。夫苑也者。蘊也。漢之靈寗。廣成。晉之平樂。鹿于。言其中遠無不蘊也。然使鴝如夜第。華莘朝生。而根莠茂於其內。則百影四照者。蕪矣。火離啣書。木精伏檻。而鷲猛竄於其間。則翔仁步義者。鮮矣。況詩之爲道。極於辭博。而本於精微。言其至也。雖金粟含毫。浣花握筆。不能有妍狀。而無媿形。言其近也。雖里嫗朝吟。役夫宵歎。而皆可以備十五國之用。奈何汎濫於尾閭。浸淫於江漢。而漫無清濁之別。涇渭之分也。余退食之暇。爰加裁定。去煩以存簡。則家丞之秋實。與庶子之春華。不嫌並列矣。去俚以存雅。則晉野之清角。與齊門之濫

等。不欲互陳矣。去僞以存真。則鳧之憂。鶴之悲。與夫鼠璞之溷。不得不爲各正矣。凡與吳子菌次。跋燭下帷者。岷葛一更。而其書始就。司李紀子湘安。將赴虎林之命。見而悅之。遂爲謀棗梨人之任。蓋古之詩。莫善於三百篇。而古之說詩者。莫善於孔子。乃其言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多識烏足。以盡詩哉。然不多識。則不足以成詩也。是故蟲羽之細。必登。天喬之微。必紀。詩之與爾雅。相發明也。一物也。而變化詳焉。一事也。而終始悉焉。詩之與月令。相表裏也。昔長卿不知盧橘。康成誤註楂梨。談者以爲口實。今之爲詩者。乃或拾公安之唾餘。藉竟陵之羹瀆。以空疎爲高貴。以淺薄爲清虛。則夫五花奪

席三篋成筭者。皆不得爲詩人乎哉。夫唐數百年名流傑士。亦畧備於此矣。其言具在。讀者苟能究極於瓌奇燁爛之所陳。而澤之於忠孝溫柔之旨。則是選也。亦上林甘泉之以所以美。而何必玄圃之積。乃有夜光也邪。時順治癸卯。滌灘五月。

國朝布衣詩一百卷

明末金陵諸生張可士。文時編可士。登萊總兵可大之弟。范閣學爲南京兵部尚書。曾客幕下。著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又編此書。

文昭案明史作張可仕

盛明詩選十三卷

明雲間陳子龍卧子選叙曰有明御宇。天文德以洽海內。學士大夫。委蛇醞藉。每以修辭顯自。弘治以後。傲儻瑰瑋之才。間出繼起。莫不以風雅自任。考鐘伐鼓。以振竦天下。而博依之士。如聚沙而雨之。作者斐然矣。又以承百王之餘。徽章淑製。昭茲來許。凡虞歌殷頌。周雅楚騷。罔不窮其擬議。巧其追琢。嘗以一人之力。兼數家之長。雖作述有殊。然專者易工。該者難合。程其勞逸。未可輕也。是以昭代之詩。較諸前朝。稱為獨盛。作者既多。莫有定論。仁鄙並存。雅正無別。近世以來。淺陋靡薄。浸淫于衰亂矣。子龍不敏。悼元音之寂寥。仰先民之忠厚。與

同郡李子宋子。網羅百家。衡量古昔。攘其蕪穢。存其菁英。一篇之收。互為諷詠。一韻之疑。共相推論。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大較去淫濫而歸雅正。以合于古者。九德六詩之旨。于是郊廟之詩。肅以雖。朝廷之詩。弘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邃。刺譏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和省其詞。而知其志。慤洋洋乎。有明之盛風。儷于周漢矣。子龍曰。吾于是而知詩之為經也。詩由人心生也。發于哀樂而止于禮義。故王者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証也。世之盛也。君子忠愛以事上。敦厚以取友。是以溫柔之音作。而

長育之氣。油然于中。文章足以動耳。音節足以竦神。王者乘之。以致其治。其衰也。非辟之心生。而亢麗微末之聲著。粗者可逆。細者可沒。而兵戎之象見矣。王者識之。以挽其亂。故盛衰之際。作者不可不慎也。或謂詩衰于齊梁。而唐振之。衰于宋元。而明振之。夫齊梁之衰。霧縠也。唐黼黻之。猶同類也。宋元之衰。沙磧也。明英瑤之。則異物也。功斯邁矣。且唐自貞元以還。無救弊起覽之士。故不復振。而為風會憂。二三子生于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于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啓迪其意。智耳。聖天子方彙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移風易俗。返于醇古。是編也。采在道人。

哉

李震字舒章。宋徵輿字轅文同選。

唐音統籤一千卷

明史多二十四卷有細目

明海鹽胡震亨孝轅著集唐人詩無一句一字不收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共千卷惟癸集刻成癸集三十卷分七目。一曰體凡。二曰法微。三曰評彙。四曰樂通。五曰詁箋。六曰談叢。七曰集錄。

序曰唐人集見載籍可采據者。一曰舊唐書經籍志。一曰新唐書藝文志。一曰宋史藝文志。一曰鄭樵通志藝文畧。一曰尤氏遂初堂書目。一曰馬端臨文獻經籍考。端臨所引書又二。一曰晁公武讀書志。一曰陳直齋書錄解題。此數書者唐人集目盡之矣。今校除重複。參合有無。依世次先後具列之。唐帝王八集。初唐一百五十

二家盛唐四十九家中唐一百六十四家晚唐一百三十七家閏唐一百四十五家方外三十三家宮閨五家總計集六百九十一家八千二百九十二卷內晚唐許柳閏唐孟貫劉兼三家出宋刻百家唐詩嘉靖中雲間朱氏重刻集之晚出而非偽者故并附又曰按舊唐書藝文志集部止載開元以上未全新唐書全載而有倫次宋志通載五代其目爲多然亦詳於近而畧於前晚唐與唐志相當外猶溢出數家若盛唐中唐較唐志亡其半初唐十七八九幾於無存而閏晚之間世次尤爲錯亂難據延閣籤帙隨手簿錄史官漫不經意也鄭志出宋志之前抄合唐二志成書混亂時有尤晁陳三

氏但錄一時民間存者亡者不載尤無所發明同之夾漈晁陳考訂爲詳評騭亦確但披目寥寥不勝散亡之恨此則諸家集錄之概可得論次者也又曰自宋嚴滄浪稱唐詩有八百家後人傳會漫云千家今合諸家集錄實數如此卽七百亦不滿其中諸集有單行詩者有不分詩文概稱集者亡佚寔遠難可悉稽約畧此八千卷文筆定四占其三詩大抵爲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籤唐音在亡之數其猶幸相半也乎又有同人倡和詩二十五集錢送詩六集僧題咏勝境詩十二集一方人士詩五集家集四集省試詩五集僧道詩六集婦人詩一集又曰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有續古

今詩苑英華麗則集詩人秀句古今詩人秀句玉臺後集選初唐有正聲集搜玉集合選初盛唐有國秀集選盛唐有河岳英靈集篋中集起予集選中唐有南薰集御覽詩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合選則唐詩類選又玄集文章龜鑑五代人選唐詩有國風總類擬玄集詩纂續正聲集續又玄集煙花集名賢才調集備遺綴英集外有李戡詩選檀溪子聯璧詩集無名子正風集垂風集名賢絕句集右唐人自選一代詩其鑿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聲病爲拘獨取風骨高渤海歷詆英華玉臺珠英三選并訾丹陽之狹於收似又專主韻調姚監因之頗與高合大指並較殷爲殊詳諸家每出新撰未有

不矯前撰爲之說者然亦非其好爲異若此詩自蕭氏選後艷藻日富律體因開非專重風骨裁剗將何以淨滌餘疵肇成一代雅體逮乎肄習旣一多乃微賤自後華碩謝朓間婉代興不得不移風骨之賞於情致衡韻調爲去取此間氣與極玄視英靈所載各一選法雖體氣舛兩大難相迨亦時運爲之非高姚兩氏過也觀當日詭異寢盛晚調將作二集都未有收於通變之中先型仍復不失則猶斤斤稟殷氏律令其相矯實用相裨爾鄭谷嘗有詩云殷璠裁鑿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似非深知仲武者然正見唐人於詩選重此兩編故獨舉爲評權凡撰述

惟人意必久傳。他選亡佚有間。此數選獨行世。可推己業吟者。將求端。唐選定趨。盡尚論於斯。胡元瑞云。芮挺章國秀。不取李頎。七言律。姚武功極玄。不錄王維五言絕。殷璠河岳英靈。不稱龍標。七言絕。當時月旦。乃爾愚謂諸家選。豈必盡允。要論其大凡。窺唐人指趣耳。元瑞徒繩其細。宋人以諸選多不載杜甫李白。爲有意尊之。此又非也。國秀成於天寶。白入長安未久。甫則漂泊東都齊魯間。名尚未起。何從知而尊之。英靈之選。稍後。故有白仍無甫。他南薰御覽。間氣極玄。例皆選中葉之詩。盛時諸家多不入。不獨李杜也。惟顧陶類選。則取冠李杜。韋穀才調。更有李無杜。纔若有竟獨尊之者。蓋議

論久始有定。而其初不可以是概矣。又曰。自宋至今。唐詩總集。有選家。又有編輯家。唐詩至後代多亡佚。故有編輯家也。茲錄其稍著者。宋文苑英華。樂府詩集。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國朝百家唐詩。初唐詩紀。盛唐詩紀。此皆唐詩編輯家之巨者。他編叢雜。不具論。選詩宋唐百家詩選。唐文粹。金元唐詩鼓吹。瀛奎律髓。三體唐詩。唐音。國朝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唐詩選。外選家尚茲多。茲亦不具。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褻。而其病總在畧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始揭盛唐爲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爲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惟是所稱餘響者。於前多有所遺。

於後微有所濫。而李杜大家未敢併陟。豈非唐篇一大闕典。高廷禮巧用楊法。別益己裁。分各體以統類。立九目以馭體。因其時以得其變。盡其變以收其詳。斯流委既復不紊。條理亦得全該。求大成於唐調。此其克集之者矣。高又自病其繁。有正聲之選。而二百年後。李于鱗一編復興。學者尤宗之。詳李選之與正聲。皆從品彙中采出。亦云得其精華。但高選主於淳完。頗多下駟。謬入李選。刻求精美。幸無贗寶。誤收王弼州。以爲于鱗以意輕退作者有之。舍格輕進作者無是也。良爲篤論。顧欲以盡唐侈言。此外無詩。則過矣。宜有識者不無遺議爾。夫盡唐宜何如。亦惟用品彙之例。稍潤色焉。而可詩在。

唐一代體數變矣。取數變之體。統例一卷之內。自衰盛相形。妍媸互眩。兩存既嫌。尾或穢貂。盡棄又惜。炮堪續月。故必各自爲域。庶兩無奪倫。此品彙之分編者。即繁奏得奏全勛。而諸選之合輯者。縱精嚴。難免筋弊也。高所詮九目。強半允愜。惟律詩正變一目。內許渾李頌馬戴。平調不足稱變。或尚有杜牧薛能李洞諸人。足擇五古。則夷中鄴駕輩。似亦可附郊愈。以終變風。斯亦可商者。其最陋。五言排律。連卷錄省試詩。何所取義。而大謬在選。中晚必繩以盛唐格調。概取其膚立。僅似之篇。而晚末真正本色人。一無所收。李杜兩家尤多。爲宋人之論所囿。不能別出手眼。有所去取。藥此衆病。更於初盛。

十去二三益如之於中唐十去四五益二三於晚唐十去七八益三四唐選其有定本乎假我數年亮可卒業

石倉宋詩選一百七卷

明崇禎時閩侯官石倉居士曹學佺能始選序畧曰宋元詩予槩未之經目集亦不可多得但宋病於腐元病於纖每聞乎稱詩者之言以今觀之宋元自有宋元之詩而各擅其一代之美何可尚錮以瑕訾也三山徐謝二家收藏頗夥亦不輕借人興公予老友幼年喜構小本書黍積銖累爲日既久茲且倒篋以俾予用顧予而喜曰子詩選成始知予前者之積累爲不虛矣在杭爲水衡時斥俸以鈔秘閣所藏蓋不欲彰彰之外曩任西粵總憲囑其掌記以架上書惟余所欲觀毋吝今諸郎尚遵若考之訓如一日也予年家子林懋禮頃亦好積

書有所得。每以告余。亦往往資乎其不逮。於是合此三家之書而選宋元之集。每代各百十數家。而卷亦稱是。觀予觀唐詩稱最盛。其在宋時。宋敏求嘗取唐人百家。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餘首。爲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觀此足矣。按即今之所傳百家唐詩是也。而今好事家。往往有稱集三百家。及五百家者。大都掇拾一二首。至五六首。以充數而已。豈有北宋之時。僅獲一百八家。而在今日。能數倍之乎。且宋次道爲三司條例官。與荆公密邇朝夕。又俱有鈞奇好古之癖。而今有能同官同志如二公者乎。故余謂選宋元詩。代各百十數家。亦足以成書矣。雖然。宋之爲

宋亦豈易言也。藝祖開國。五星聚奎。識者已覘其人文之盛。而當代名德如寇萊公。韓忠獻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歐陽公。王荊公。蘇文忠。李忠定。文文山。理學如周元公。程明道。邵康節。呂東萊。朱文公。皆自成一家。上足以黼黻皇猷。而下足以陶寫情性。乃若王元之。揚大年。梅聖俞。秦少游。陸務觀。謝臯羽。諸君子。則又是專門詞人之本色也。大抵宋之爲詩。取材廣而命意新。不欲勦襲前人一字。而詩家反以腐錮之。其於予之向未寓目者。殆亦同病也歟。然而構思層疊。稍涉議論。則有之。夫如是。則選當用何法。曰。宋人之選宋詩。而首寇萊公。蓋以其合唐調也。王荊公唐詩選。李杜諸大家。槩不入格。

亦本此意。然則予固以宋人之選宋詩者選宋詩而已矣。故於萊公已東集之首而序及之。以當凡例焉。

目錄
寇萊公 王元之 宋景文 楊大年附錢思公

劉子儀 韓魏公 文潞公附范蜀公 范文正

范堯夫附喻汝礪 司馬公 余襄公附何耕 楊甲

周元之附張橫渠 程明道 邵康節 趙清獻

魏仲先附曹夢得 張維 林和靖 蘇子美附潘道遥

陶商翁 石延年 劉原父 劉貢父

沈存中 晁君成 歐陽公附 梅聖俞

王荆公 鄭西塘附王平甫 曾子固 王岐公

米元章 蔡忠惠 陳述古 賀方回

蘇子瞻 蘇子由 黃魯直 秦少游

張文潛 晁无咎 文與可 唐子西

徐仲車 晁叔用 鄒忠公 楊龜山附游存山

游默齋 陳无已 曾吉父 劉偉明

陳去非 李泰伯 洪景伯附韓南澗 韓仲止

許冲元 謝幼槃附謝無逸 彭器資 黃冕仲

鄧志宏 章棗 李忠定附岳武穆 歐陽德明

汪彥章 范致能 陸務觀 范茂明附范賢良

周益公附趙章泉 羅端良附羅仲素 呂居仁附胡衡仲 呂伯恭附楊萬里

朱韋齋 劉彥冲 朱文公 陳凡叟

胡仁仲

林艾軒

林月漁

陳元

林庸齋

張敬夫附尤延之

真希元附真山民

劉潛夫附方孚若

黃直卿

陳止齋

徐靈暉附徐靈相

翁靈舒附趙靈秀

黃師憲

張子韶

宋器之

王民瞻

沈忠敏

崔清獻

吳文肅

李似大

王龜齡

戴式之附戴景明

高彥允

姚仲純

李忠簡

杜成之

葉水心附劉雲莊

熊勿軒

徐文惠

謝臯羽

文宋瑞附謝疊山

陳尚德附韓信同

王魯齋附劉無克

嚴儀卿

裘元量

吳式賢附李燾

鞏仲至

徐致中

姜堯章

劉文清

呂仲安附呂大亨

林德暘附趙萬年

劉水村附劉如村

唐清父

葛白叟

黃姬仲

洪覺範

釋明表附慈受禪師

釋真淨

僧仲靈附僧仲晦

楊公濟

詩僧

右宋詩人共一百六十三人

石倉元詩選五十卷

明三山曹學佺能始選序曰元世祖雖以胡人主中國然亦知尚節義如文文山不忍遽殺輒困而誘之俾爲己用及需以歲月之久知其必不可回而後辟之以成其從容就義之志故予讀文山獄中正氣歌有足悲者若謝文節之被徵而不食韓古遺之逍遙而不仕要皆隨其所欲爲而未嘗迫強之又若許魯齋吳幼清二公以理學宿儒聘其之官欲以師世範俗亡何亦即放歸以就於其所安者今後人不致重爲先生致遺憾焉故其末運城社遷毀而殉難則有余廷心死節則有王用文而顧阿瑛揚鐵崖王叔明王山農諸君尚得爲有元

之遺。叟聖代之逸民也。予觀夫鮮于表趙虞楊范揭諸名家可謂盛矣。而薩都刺雅正卿之出自鴈門可都。又皆元上都地。即若北朝之溫子昇庾子山。何足讓焉。然人病其纖麗。以多詠物詩。如鶴骨笛走馬燈蘆花被之類。極其工巧。以求速肖。而風人比興之義鮮矣。予尤怪終元之世。百十年間。而吾郡三山無一詩人。豈皆為采芰之隱。桃源之避邪。惟屈於閨。必伸於正。故明興十子之外。又有數十家。他郡國不敢望焉。而非偶然也。予因序元詩而并及之。

目錄

金元裕之 元陳剛中

劉夢吉

許魯齋

趙子昂

附鮮于伯機

鄧善之

附宋子虛

雅正卿

附謝宗可

袁德長

虞伯生

吳幼清

附楊仲弘

薩天錫

附迺之

龍子高

虞希韓

附貫淳

馬伯康

附王繼學

薛宗海

虞彥威

陳象仲

貢仲章

附貢太甫

貢性之

張伯雨

郭子章

成元常

附成禮執

洪希文

丁仲容

周衡之

傅若金

揭曼碩

附范德機

黃子肅

張仲舉

附柳道傳

李季和

何太虛

朱澤民

許有壬

丁鶴年

余廷心

王用文

陳子上

楊廉夫

附竹枝詞

許兼之

歐陽元功

附楊煥然

倪元鎮

附秦善兼

陳樵

劉仲修

黃晉卿

戴叔能

岑靜能

黃元鎮

劉宗起

吳立夫

張思廉

吳文可

恕中和尚附叟端

楚石禪師

石屋禪師

天如和尚

嚴正卿

朱希顏

馮子正

王元章

釋中峯

元詩體要

元音補遺

古樂府詩類編

明史古樂府類編四卷作胡翰

明金華胡翰仲申選其序曰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

一百卷余採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茂

倩之所編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鏡歌橫吹相

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

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

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

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

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襲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

及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

之事義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

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已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陷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故合而論之。以寓我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明初胡翰有仲子集。焦志作但有胡瀚信菴集。豈改名耶。志在徐獻忠後。非是。當移前。

花草粹編十二卷

明朗陵陳耀文晦伯纂高邑趙南星序曰。天地間皆文也。散于星辰風雨雷電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人耳得之成聲。目得之成色。思之於心。宣之於口。書之於筆。其高者以為三百篇。其次以為漢魏。其次以為唐人之詩。又其次以為宋詞元曲。皆有興會極則。知其解者。元曲猶三百篇也。而况其上者乎。世所傳花間集草堂詩餘。朗陵陳晦伯少之。乃取野史小說所載。以增益之名曰花草粹編。即未可盡然。亦可謂富矣。余司理汝南時。數過晦伯。晦伯頽然長者。平生惟讀書。日辨色起。手一編。至暮即寢。不燭。專纂輯鈎攷。不甚著作。絕不詩。酒腸甚。

大遇敵輒呼巨觥不爲命又不喜歌曲是以所取詞不必工且有出韻者今年夏余流覽一過稍有所點定吳昌期見而嬾焉曰是刻諸朗陵未廣也請余序將令其子貞復之江南翻刻之余輒書以付之今林下多讀書者或亦有涉乎此以消永日云爾

草堂詩餘正集六卷新集五卷別集四卷續集二卷明史

載沈際飛草堂詩餘十二卷

明雲間顧從敬類選吳門沈際飛評正東魯尼山樵秦士奇序曰夫詩亡而餘騷賦騷賦變而餘樂府樂府缺而為詞曲粵古之樂章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即昔昔益夜夜曲已兆辭名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為長短句如穆護砂阿鞞迴鷄爛堆等曲至新曲楚妃踏歌風華必沂六朝唐則有尊前花間而成調至集名蘭畹金荃取其逆風聞薰芳而弱也則辭寧為大雅罪人必不尚豪爽磊落明矣迄宋崇寧立大晟樂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後增演慢

曲引近為三犯四犯。領樂叔調之繁，有六十家辭。至二百餘調，其間可歌誦，如李晏柳五秦七，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閨彥若易安居士詞之正也。至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騷而壯，務安辨而奇，又詞之變體也。至高竹屋姜白石，史梅溪吳夢應諸人，格調迥出清新，故辭流於唐而盛於宋，乃選填辭曰草堂詩餘，而楊用修以青蓮詩名草堂集，詩餘者青蓮憶秦娥菩薩鬢二首為開山辭祖，殊不知辭不始於唐。如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六朝君臣頌酒廢色，務裁艷語，宛轉儂佻，蔚發詞華。又開青蓮之先。若唐宣宗所稱牡丹

帶露真珠類，菩薩鬢一曲，又不知誰氏所為。則又花間集之先聲已。然花間皆小語致巧，猶傷促碎。至草堂以綿麗取妍，六朝故以宋人為詩之餘。至金元漸流為歌曲。若我明如劉伯溫楊用修吳純叔文徵仲王元美兄弟輩，激響千秋，移宮換羽，蟬緩而就之。詩若蕩然無餘，而不知餘亦詩也。自三百而後，凡詩皆餘也。即謂騷賦為詩之餘，樂府為騷賦之餘，填辭為樂府之餘，聲歌為填辭之餘，遞屬而下，至聲歌亦詩之餘，轉屬而上，亦詩而餘聲歌。即以聲歌填辭，樂府謂凡餘皆詩可也。然歷朝近代，皆有一種古雋，不可磨滅處。余故商之沈天羽氏，以正續兩集，並我明新集為之正。次訂舛抉嫩擷芳。

先識古今體製雅俗脫出宿生塵腐氣大約取其命意
遠造語鮮煉字響用字便典麗清圓一一拈出至於別
集則歷中朝近代中所逸辭意穎拔風韻秀上騷不雄麗
不險質不率工不刻天然無雕飾且語不經人道皆如
新脫手讀之使人神越色飛令闕字逞俠者退舍大約
辭婉變而近情燕昵鶯吭寵柳嬌花原為本色但屏浮
豔不鄰鄭衛為佳至離情則銷魂腸斷其辭多哀但調
感愴于南浦渭陽之外詠節叙要措辭精粹見時節風
物聚會晏樂景况然率俚豈可歌於坐花醉月之間若
詠物恐摹馮稍遠又恐體認太真要收縱聯密用事合
題為妙又難於壽辭說富貴近俗功名近諛神仙近迂

濶虛誕摠此三意而無松椿龜鶴字為佳人知辭難於
長調而不知難於令曲一句一字閑不得亦一字一句
著不得即淡語淺語恒語極不易工末句要留有餘不
盡之意如近代絕妙詞選名公調腴多以此為射鵰手
余才不甚穎浩癖於詞章亦知辭平仄斷句皆有定數
但不能斷髯枯毫句敲字推故耽二十年未見其進不
知詩烏知其餘余特言其餘海內詞人韻士得毋以擊
在韶外為不足觀也耶

朱彞尊曰宋人編集歌詞長者曰慢短者曰令初無中
調長調之目自顧從敬編草堂詞以臆見分之後遂相
沿殊屬牽率當辨晰體製以字數多寡為先後

皇朝歷科會試錄

明史總集類載黎淳國朝試錄六百四十卷邱濬為序

明少宰華容黎淳

著邱文莊公序曰皇明開國之二

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甫一科即罷之。又十有四年始定為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永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踰三十年。于歷科會試程文。甲申以後無

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夫以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爲職業。尚弗克盡見。况遐陬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蒐訪者累年。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俾諸生錄出。益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爲一帙。以便觀覽。虛其末簡。以俟續入。嗚呼。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哉。非但可以考見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之高下。文氣之偉。蕭。而于世道士風。亦可于是乎觀之。

十科策畧八卷

明永新劉定之主靜著。宣德乙卯。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中禮部第一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官至禮部左侍郎。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逼真蘇氏父子者多。少年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

文斷十卷

明志
四卷

明山陰唐之淳。愚士著肅子。潛心著述。同時蔡庸。毛鉉。錫績。俱有詩名。而之淳為稱首。朋徒敘論。以禮樂道藝。相詰難。汲引後進。多有成立。以大儒方孝孺薦授翰林。侍講。嘗集古今治亂為書。將獻之朝。不果而卒。所著有穀齋萍居二集。及文斷十卷。

文通三十卷

明史作
二十卷

明萬歷間黃岡朱荃宰咸一著有五通文通詩通樂通
詞通曲通而文通先刻於南京淡園老人焦竑為之序
曰今之能文者非昔之能文者也昔之文有體有格有
殼有繩今之文百不得一焉蓋觀勢未諳則經營易戾
研摩未審則杜撰滋多於以鼓行詞場分鑣藝苑難之
難已白石朱君用心綦苦勒為是編搜括既富辨析復
精使讀之者因方以究變即勢以抒裁駸駸乎追踪作
者而不啻與之埒必是編為嗚矢矣君長才雅度博學
作通自其先大夫而下世好藏書偶與余邁不覺臭味
之合維楚有材得君而益張矣

朱自序畧曰。世無經學。故無文學。未有通於經而塞於文者也。今不揣固陋。會通古今。談經訂史。說詩言樂。審音之書。棄短取長。明法究變。尊是斥非。每編彙為一通。每體彙為一篇。文則經子史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條晰縷分。而殿以統說。詩自三百樂府。古近題例。艷趨聲音。叶響。而弁以總論。樂左書右圖。詞曲右調左譜。經義憲章祖訓。起弊維新。衡以先民之言。而斥其餽釘之醜。憤然求通而未解能。又曰。愚始隆萬。終天啓。如鄭康成箋諸經。彼此互証。包并參伍。自少迄老。無日不剗心焉。

談藝錄一卷

明蘇州徐禎卿昌穀著。顧璘國寶新編曰。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獵曹魏。長宿驚歎。稱為文雄。筆仕武皇朝。厭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長洲顧元慶大有著太原王穉登表其墓曰有吳徵士曰顧先生以嘉靖乙丑卒丙寅葬後四載為隆慶戊辰其忘年生王穉登北歸始為文表其墓曰先生姓顧氏名元慶字大有吳之長洲人家陽山大石下學者稱之曰大石先生顧為郡族姓由晉元公以來不知凡幾葉子孫皆居埭川至先生父某出贅陽山李氏李業故饒無他丈夫子悉舉家財歸其壻逮先生時猶藉外家貲得以無匱數從諸先生游肆力學問少傅王公時為史官載酒游大石先生映竹間窺之少傅公見先生濯濯姣也召使前試其所為文甚美遂以女弟妻焉是時

王公方通顯。吳中富人兒無不願委禽其妹焉者。乃遽歸一經生。先生亦善自晦。若未為王家女壻時。於是人竝高之。比壯好學不怠。三墳之篇。九邱之策。無不覽觀。屬文綴辭。言必宏雅。而性尤好客。客至。親為汛掃堂室。時時擊鮮治具。毋敢溷。所以慰藉之良厚。又善延譽。後進借其羽毛。以故人人自喜。皆以為得顧先生心。陽山在塢壁中。傍舍多田家子。代習為農人事。見先生佔畢狀。初怪且笑。先生乃輒與談稼穡。沾沾不休。其嬾廢業者。勞苦之。陽山人後更愛近先生。山間舊無冠蓋。客自先生來居。凡有大人長者。或諸侯游士。樓船饒歌。怒馬屏泥。麻沸填咽。里中皆驚。及走視之。無不造顧先生家。

山人竊慕豔以為榮。始有好學者。書聲殷殷起隴間矣。先生由此名益重。四方之人無不想望風采。往往從吳人客游者。問起居。前太守溫公雅聞先生賢。下記屬縣曰。夫鄉飲酒禮。所以老老貴德。表世維風也。而間者黑白混淆。淑慝不分。比之匪人。太守是愧。徵士顧元慶孝弟力田。黃髮樂道。朴茂明信。清亮自然。韞匱多藏。博物君子。鄉評月旦。允稱耆舊。記到其辟。至賓位。以稱陛下尚齒尊賢至意。先生不拂其情。為一起。大冠危裾。襪積緩帶。駕下澤。乘款段。前入學宮。與校官祭酒。弟子諸生。几杖醕爵。備三老之典。肅肅如也。雍雍如也。一時觀聽者。稱為得人。先生頽卜墓於大石之麓。茂松清泉。包帶。

荒野日與客琴酒游其中。風流曠達。無減於種白楊。製
挽歌者。又每戒其子孫。毋厚葬。棺槨底骸。槨可容棺。蓋
棺掩土。不擇時日。朱畫玉匣。黃腸祕器。身之贅疣也。楊
王孫裸葬。庶幾速朽哉。先生以成化某年月日生。嘉靖
某年月日卒。春秋七十九。所著簷曝偶談一卷。夷白齋
詩話一卷。紫府奇文四卷。雲樹新編三卷。瘞鶴銘考一
卷。雲林遺事一卷。消暑珠一卷。大石八景記一卷。文章
詩賦碑銘誄序若干篇。次第行於世。子五人。某某早卒。
議傳其業。謾傳其丹青。惟著述無聞焉。嗚呼。古之英彥
淪謝。鴻碩云逝。則必有式墓門。表封樹。置守冢。禁樵蘇
者。皆所以激厲頹俗。風美人倫。流傳典刑。輔翊教化也。

後之君子。過其墓。思其人。其將有感於余言矣夫。

○豫章詩話六卷

明史又載續十二卷

明泰和郭子章相奎著長洲張鼎思睿父序曰詩話成於黔而曰豫章者其人豫章之人也不然則其與也不然則官而遊過而登覽者豫章之山川也網羅見聞拱桺今古運之以卓識渺論而一於詩乎發焉大都人是先而詞次之或累牘而未立或數言而已殫靡不具有指歸焉余諷之再過竊謂此非徒說詩也蓋詩史也昔少陵之詩忠懇剴切敷陳時事世以史目之為其事之覈也先生之詩話詞不拘拘於月露音不察察於宮商榘鑿是繩文獻具在故余謂之史者為其論之正也事覈則考時徵事者又衷焉論正則辨品論世者取衷焉

夫評之史不亦宜之區陽永叔之在女陰也有詩話一卷事新詞老實為貢父輩行然意在快事賞心且作於閒居暇豫時先生所著則揚芬採實有裨觀刑非徒為齒吻助而又成於戎務紛拏之日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先生以之矣憶往歲從遊閩藩側聞格物之論獨悟玄旨一日出所著家章志數卷視予謂漢之豫章即秦之九江城邑名目更易不常隸屬互異故其蒐輯為最難余既卒業則難歎考校詳實筆削精審得夫子春秋家法今又數年矣其本當在青原白鷺間詩話者豈又是書之夏肆邪



